普門

我從西藏來

喬因·聽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嶽 譯

山嶺後面，那裏建有一間尼衆庵，有四十多位尼師，在那裏靜修，這尼衆庵也同時是教導居士們的地方。

在狄珍喬寧，亞富卡馬把我昇了級，學習一些較深奧的學說，他同時教導我詩詞藝術；盧巴多基則教我佛教的玄學。他認爲我應該開始實習「拿剛德羅」——前奏功課。這種前奏功課，是學習「金剛乘」的學說和修行前必需做到的。前奏功課包括：

㈠十萬次跪拜。
㈡念十萬遍「三皈依」。
㈢念十萬遍「金剛薩埵」咒語。
㈣做十萬次象徵式的奉獻儀式。

最後，念十萬次「老師瑜珈」，或稱作「與老師合一」的咒語。

同時，要作五種默想：

㈠我此生非常幸運，能得到難得的精神修行的教導。
㈡對生命和所有東西的執着，是不對的，不永久的。
㈢因果的意義。
㈣明白痛苦。
㈤需要虔誠投入。

前奏功課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住在中心裏，一面研究這些學說，一面勤練靜坐，開始發展出更深的理解力，這對我即將要面臨特殊生活，有着很大的幫助。

有一天，當我正在跪拜和練習靜坐的時候，我的秘書忽然出現在我面前，告訴我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就快來到我們的寺院。

三個月前，我就曾經聽到說，有幾隊共軍軍隊，駐在積依根多市。但到目前爲止，他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那個市鎮。

我的秘書又告訴我，有人得到消息，中國共軍已經到達南格佑斯，不過由於南格佑斯離開德斯跳有三天路程之遠，所以這個消息還沒有能夠證實；也不清楚南格佑斯的寺院，究竟還存不存在。他是專爲這些消息來報告我的。

中國共軍這種突然的舉動，顯示他們可能有意想以武力佔領整個西藏。既然我們已經被中國共軍所控制，我們只有密切注意他們的一切，也擔心他們會不會想毀滅我們所有的市鎮和寺院，並逮捕所有重要的西藏人。

我們召開了一個會議。不久，我們又接到第二個報告：共軍經過市鎮和寺院，完全沒有作出任何干擾。報信人還帶來一張共軍四處在派發的傳單，上有共軍司令官的簽名，寫著：「紅色軍隊是來幫助西藏人，不會傷害西藏人，同時還會尊敬西藏的宗教和政治制度。

中國共軍表面上，雖然不像會對我們不利，但是我們還是決定把寺院中所有的寶貴東西，藏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以備一旦形勢有變，我們需要逃走的話，便可以逃走，同時，交通工具也開始着手準備；我的秘書隨後便重返德斯跳去了。

以後一連幾天，一切都很平靜；只有牧人們見到中國共軍在夜間帶着燈火，一直綫的經過鄉村。

一天早上，亞富卡馬到外面去收集木柴，見到山谷四週都有共軍營火煙霧昇起，他等我靜坐完畢，在吃早餐的時候，才告訴我這件事，太陽出來以後，我在外面首次看到遠遠有共軍，他們的背包，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生光，然後是一條直綫的排着隊離去。

來到靜修中心探訪的人對我們說：他們看到中國共軍總付錢購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那些共軍，看上去好像都很憔悴，缺乏糧食，但他們却有很多錢。

共軍隊伍步向森多市，一隊一隊的很多隊，當他們經過拉督市的時候，一位英勇的西藏官員名叫麥查地幫，以他的軍隊攔阻共軍，但共軍只把西藏軍隊推開，便繼續進發。

共軍曾經叫修曼寺的僧人給他們引路，但修曼寺上下都不放心，所以並沒有幫助共軍。

踏上聽巴第十世的後路

自從西清的康德魯探訪過德斯跳以後，他的形像一直都留在我的心中，雖然當年我只有九歲大，他在我心上種下了一顆精神上的種籽，我很想跟隨他學習深奧的佛教學說和修行。這以後，我在盧巴多基的靜修中心，我的這種內心感覺越來越强，而且覺得我已經到了跟隨個人修行老師的適當時候。

這一年年終時，我和亞富卡馬返回德斯跳，各位喇嘛對我的學習都感到滿意。到我快將十二歲的時候，他們都鼓勵我要更加獨立，應該替自己作主張要做些什麼事情。

我告訴亞富卡馬說，我希望去跟隨康德魯。我知道寺院的委員會覺得我應該依着傳統，在自己區域，四處參訪。亞富卡馬說他並沒有作出任何決定，還說我要做什麼應該由我自己決定。

新春的時候，我被邀請去多基卡因桑靜修中心。那裏的氣氛平靜神聖，但我心中却有些煩惱，因爲我還沒有作出在短期內應該作出的決定。

卡馬登辛是多基卡因桑的一位高級僧人；他也是聽巴土古第十世的虔誠弟子，他認識我已經有多年，我請他爲我作些忠告，他虔誠地告訴我說，我現在的年齡，已經成熟到可以自己替自己着想的時候了。我又把我的難題，再請教年長可敬的陀登沙拔丁，他那時正好來到靜修中心探訪，他是一位不單接受過聽巴土古第十世的教學的高僧，而且和聽巴第十世，曾時常都在一起，當聽巴第十世去世的時候，陀登沙拔丁就在他的左右。陀登沙拔丁給我的答覆，是詳細地告訴了我聽巴土古第十世的故事。

聽巴土古第十的生命故事

聽巴土古第十世在他的童年就爲了要準備以後承擔修曼寺最高方丈的職務，而接受到非常嚴格的訓練。

當他十九歲的時候，差不多全部僧人都認爲他已經可以完全承擔寺院的職責了，雖然他們仍舊會在某些情況下給他幫助。但是，他認爲，要能夠眞正的領導他人，一定要先發展他自己個人的精神道行。他要繼續進行練習靜坐，他覺得練習靜坐，比管理他的寺院更爲重要。

他感到有一個强大的動力，使他要想接受再世康德魯的教導；他在很年幼的時候，便已聽到這個偉大老師的名字。突然，他心中湧出一個記憶，他記憶到他在前世就曾經與康德魯有過精神修行的密切關係。

但是寺院的委員會却給他預備了別的計劃——要他先替修曼寺工作。依着西藏的傳統，身爲一位成了年的方丈，應該到他的教區，四處去替人祝福。而在這個旅程中，他更會被邀請去弘法開示，舉行儀式；他也會接受很多禮物，他寺院的聲譽和財產，就會因此增加。

雖然聽巴第十世對於這個傳統的任務並不欣賞，更不同意，但他感到不得不尊重他長輩的願望。因此，他和他的會計員便一同啓程；而他的個人秘書，則留在德斯跳執行任務。

他的旅程很成功，給修曼寺帶回了很多捐贈物品。這對會計員有着很大的鼓舞，因爲自從轉世方丈聽巴第九世去世以後的一連二十年，寺院都很少收到奉獻品，寺院實在很需要物質的資助。

爲了這個原因，聽巴第十世又被說服要在下一年再次出外旅行。這次的旅程原定是三個月的，但在他的旅程只完成了一半時，他忽然覺得他再不能就擱去跟隨老師康德魯學習的時間了。

說到他所想跟從的老師康德魯，小時候是在佩本寺方丈的照顧下長大的，等於是佩本寺院方丈的精神兒子。康德魯在年齡稍大時，希望能得到更廣濶的指導，所以他便到處遊歷了多年。在那幾年中，他探訪了西藏百多位老師。在他返回佩本寺以後，很多訪客從外面來到寺院，要跟他學習，爲了這個原因，他在寺院旁邊，建立了一間中心，他就在這間中心裏，獨自寫作，寫出了超過八十册的佛教學說和精神箴言。佩本寺院的方丈去世前，曾指定康德魯爲卡馬噶居學派的精神領導人。

康德魯的學問修養深深吸引著聽巴第十世，所以他在第二次出外探訪和接收奉獻物的旅程中，便終於作了最後的選擇，決定要去跟隨康德魯老師。

那天，他和幾位僧人在一條河邊架起營帳，他突然想到，只要越過這條河，再走十天左右，他便會到達佩本寺。於是，他定下了一個計劃。他先靜靜地告訴他的好友楊芝，說他準備要好好招待一下同行的僧人們，在河邊進行野餐；他將給予大家很多食物和茶，吃完野餐以後，根據傳統法規，本來不准談話，但他要暫時把這個法規放寬，讓大家談笑盡歡。他要楊芝給他準備一袋燒麥粉，在傍晚時把這袋麥粉放在他的馬上，並且把馬鞍裝好，把馬匹帶到大樹後面。楊芝聽了聽巴第十世的吩咐，心中感到驚覺，知道聽巴土古第十世，是在計劃逃走。

野餐時候到了，幾位僧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由於獲准在餐後可以談話，他們談天說地，非常興奮。（十）

佛教慈濟醫院芳華誌

黃麗蓉

△七月二十二日，本院骨科正式成立，主任之職就是由和靄可親、醫術高明又極富責任感的陳英和醫師擔任。本院新開放的五樓B區病房正是骨科專用的病房。骨科不但擁有現代化設備的六十床病房，還有螢光透視機、手術顯微鏡、氣動骨鑽、電池骨鋸、骨折矯正台、石膏床、各種牽引裝置。可以做一般骨折復位固定術、人工股骨關節、膝關節置換術、顯微手術、脊椎手術……等手術。

△「紀念堂」自競圖後，由許常吉建築師事務所取得設計權後，即數度與有關人員針對造型動能進行研討，並派駐人員製作模型，將於八月十七日週年慶時由榮譽董事會議作最後的決定。紀念堂一定型後即進行建築結構及水電、空調等設計圖作業，好讓結構體如預期的於年底開始施工。

△爲了讓紀念堂的建築臻於眞、善、美的境界，許常吉建築師及朱先生（該建築事務所於紀念堂設計的專案負責人）偕同宋篤志先生、本院工務組蔡坤城組長一道前往韓國及日本觀摩其建築及建材。他們於七月十四日啓程往韓國漢城，再到日本福岡、大阪、京都、東京，沿途看遍了各大宗教的有名建築，庭園設計及具有特色的銅片工廠，不但拍攝數十卷照片，也收集數十册的名勝建築物圖片介紹。整整十日的緊湊旅程有著豐盛的收獲，於紀念堂的興建當有莫大助益，亦可看出，他們對紀念堂用心之深了。

△七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三十分，本院於第一會議室舉行「外科醫學會東部月會」。這項由本院外科主辦的學術演講會內容如次：

一、專題演講：由本院放射綫科錢本文主任主講「緊急頭部電腦斷層攝影」。

二、學術討論：

㈠八〇五總醫院陳立健、林克成、湯志修醫師主講「賴德氏甲狀腺炎」。
㈡八〇五總醫院王憶陵、林五將、陳其生醫師主講「髖關節脫位併同側股骨骨折」。
㈢花蓮醫院宋制憲醫師主講「四十歲以下之膀胱過渡性細胞癌」。
㈣門諾醫院蔡慶豐醫師主講「髖臼骨折」。
㈤本院林志雄、陳幸鴻、張耀仁醫師主講「小腦橋腦間腫瘤」。

東部月會每二個月舉辦一次，由本院與八〇五總醫院、花蓮醫院、門諾醫院輪流主辦。

△爲了提昇本院的服務品質，院方特地禮請任教於淡江、中興、輔仁等大學的白賜清教授前來本院演講。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一時三十分，於第二會議室，白教授就以「如何提高服務品質」做專題演講，院內全體同仁均熱烈聽講，期能於實際工作中提昇了服務品質。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二點三十分，本院第一會議室也舉行「花蓮委員暨義工協調聯誼會」，首先仍由師父爲大家開示一番，然後選出「慈濟服務隊」的二位副總幹事，台北由陳月雲委員（靜暘）負責，花蓮地區則由簡美月委員（慈穎）擔任。最後社會服務部蘇信如主任亦爲大家解說服務守則及工作現況，直至五時才散會。

△中華民國小兒科醫學會，於七月二十五日在花蓮國軍英雄館舉行學術演講會，本院小兒科李宜瑞醫師亦提出一項學術討論。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餘，台大小兒科李慶雲主任於會後率同一百餘位小兒科醫學會的會員至本院參觀，本院洪茂榕醫師頻頻爲之介紹，「慈院」的優良設施，博得大家一致的讚賞。

△本院首創愛心服務，自七月二十六日起爲六十五歲以上的年老病患提供二班回程交通車。來看病的老人只要到社會服務部登記便可於看病後，免費搭乘早上十一點三十分或下午四點三十分開車的交通車返回市區。路綫爲：慈院—新站—中山路—林森路—榮正街—中正路—中山路—慈院。

△七月二十八日，本院腦神經外科爲一位罹患多汗症的少女成功的切除交感神經節，使其汗流如雨的困擾自此根絕。這位就讀台南家專音樂系的蔡姓女學生（十八歲、花蓮人）不但生就一副圓潤高妙的好歌喉，更彈得一手好鋼琴，對小提琴、吉他、指揮也有極大的偏好，只是自小手掌多汗，一寫起字來簿本都濡濕連篇，做起女紅更是難過，甚至要與朋友握手致意都不好意思，眞是痛苦異常。爲了順暢的彈琴，使琴藝更上層樓；爲了日常生活上的方便，她毅然前往慈濟醫院接受手術治療。這項「交感神經節切除術」花了三個小時，傷口約七公分，是自胸椎第二、三節間劃刀，深入切除了交感神經節。手術完成後蔡女即甦醒，且手足活動如常，復原極爲良好。

△「慈院」於啟業半年後，即依規定申請承辦勞保醫療業務，卻因大醫院轉診案等緣由一再拖延，幸經立法委員謝深山、黃正一，省議員吳國棟、饒穎奇、王兆釧，以及台北周伯倫市議員等人極力爭取，還有各界人士的致以關注，終於七月三十一日獲准簽約爲特約醫院。八月一日開始，本院開辦勞保醫療業務的科別有內科、外科、婦產科、眼科、耳鼻喉科，此後不但有疾患的勞工朋友可來本院接受診療，此後不但有疾患的勞工朋友可來本院接受診療，同時有加入農民保險的人亦可享受「慈院」的高品質服務。

△爲弘揚佛教慈悲精神，特於週年慶前舉辦八梯次的巡迴義診，重新調整路綫情況如下：

㈠第一站—七月十二日，於壽豐鄉民衆服務站，由台大王正一教授、國泰黃錫信醫師、本院內科高嘉宏醫師、外科顏江龍醫師、小兒科陳瑞霞醫師及醫護人員、義工四十餘位前往服務，來應診的鄉民有一百五十三人。

㈡第二站—七月十八日，在鳳林鎮長壽俱樂部，有曾文賓教授及李宜瑞、周志豪、藺汝平、陳威、曾麗慧等多位醫師前往義診，扶老攜幼前來看病的民衆多達三百八十四人。

㈢第三站—七月十九日光復鄉長壽俱樂部，不但有黃錫信、林永青、黃呂津、張幼國、林啟貞及張小兒科的張澄溫等多位醫師熱心參與，光復鄉的鄉民更是踴躍前來接受診療，一天下來，義診民衆高達四百六十九人。

㈣第四站—七月二十六日瑞穗鄉長壽俱樂部義診正逢亞力士颱風來襲，工作人員仍不畏風雨依預定計劃前往，受醫療的鄉民也有二百二十五名之多。醫師則有林志雄、藺汝平、李仁智及玉里鴻德醫院曹葦大夫。

㈤第五站—八月一日玉里鎮中正堂義診有黃錫信、楊基譽、施燮瑜、曹葦、胡瑞恆、曾麗慧、馮志遠等多位醫師應診，受診人數有二百九十九人。

㈥第六站—八月二日於富里鄉長壽俱樂部，醫師人員爲楊基譽、施燮瑜、黃錫信、林晉、陳瑞霞、馮志遠、曾麗慧等多人，受惠鄉民達三百五十四人。

尚有第七站的新城鄉（八月三、四、五、六、七日）及第八站的本院（八月十七、十八、十九）。

本院紀念啟業週年，舉辦巡迴義診的有意義活動，甚得各界好評。立法委員謝深山及壽豐鄉彭明德鄉長、鳳林鎮邵金鳳鎮長、光復鄉鄭有鄉長、玉里鎮陳仁敵鎮長、玉里鎮代表會副主席邱創瑞、富里鄉賴鄉長、富里村古石泉村長等地方官員均至會場慰問致意。

東部民衆由於不太注意小病，往往釀成大病才找醫師已是極其嚴重，這次義診有助於鄉民早期發現病症，早接受治療，民衆受惠甚大。（十七）